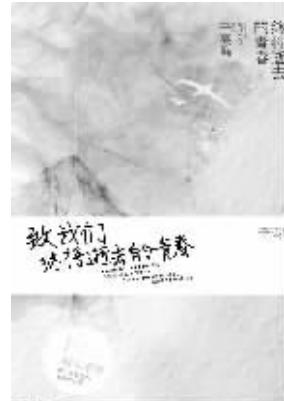


林静与陈孝正突然都回来了

热点关注

辛夷坞 著
朝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近日,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正在南京热拍,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18岁,郑微说:“我是谁,有什么我得不到?”22岁,她大喊:“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我的男人还给我!”26岁,她看着他:“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相信你。”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去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

[上期回顾]

陈孝正走了,郑微却进了中建,她成为当初收她简历的周渠的秘书。在工作中,郑微迅速长大。阮阮打掉了孩子,和赵世永分手了。

来中建三年了,25岁的郑微的婚姻大事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在大家的关注中,郑微接受了李阿姨的相亲安排,没想到竟然是中建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何奕。可惜约了几次会,双方都没感觉。何奕倒是对韦少宜情有独钟。郑微乐得做个好人,经常约何奕去自己家,留下他们俩,自己就消失了。

郑微自己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就听说阮阮要结婚了,结婚对象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普外科主治医生,叫吴江,两人从朋友介绍认识,到确定结婚意向,一共只见了六次。

“你爱他吗?”“他挺好的,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算长,但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丈夫。第六次见面他跪下来求婚时,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也许错过了他,我未必遇得上更好的。”

吴江工作的医院在G市,阮阮嫁夫从夫,辞掉了S市的工作,陪在丈夫身边。阮阮婚礼的酒宴上,郑微忍不住哭了。所有人的敬酒她来者不拒,直到敬到新郎的朋友。“这位是××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眼前的人竟然是林静。

“林静,七年不见,别来无恙?”“你好吗,小飞龙?”多熟悉的问候。

等到闹洞房的宾客尽兴而归时,已经夜深。阮阮说:“林静,不如你帮我送送微微。”“放心吧,交给我。走吧,我的车就在楼下。”

一路上,郑微将车窗摇得很低,风灌了进来,吹走了她脸上的绯红,她始终看着窗外,电台里的音乐支离破碎。林静开车心无旁骛,沉默地到了中建的大院门口。“我就在门口下吧。真谢谢你送我回来。”“我送到楼下。”“不用了。”“你住在哪一栋?”郑微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火,“我说过不用!你半夜三更送我到楼下,别人会误会。”“你果然还是生我的气。”

气。”郑微把头别向一边,没有否认。

“我也生过自己的气,但你也知道,我曾经以为我的父母是最幸福的一对,原来都是假象。”“你一逃就是七年。”“我以为你幸福。”“我是幸福,所以你可以继续消失。”“其实回国后,我在你宿舍楼下打过电话给你。当我看着你幸福地走向男朋友时,我除了离开还能做什么呢?”“是的,我爱上别人了。”“可你并没有跟他在一起。”“他跟你一样去美国了,连等的机会都没给我。如果一定要找个男人,我宁愿像阮阮那样,嫁给一个只见过六次的陌生人。”说完,就上楼回房了。

那天晚上,郑微收到林静的短信:那就当我是个陌生人。

单位的工作还是忙,恰逢机关中层和各分公司进行一次大换血,二分除了进一批新的技术人员外,还直接空降了一名技术负责人兼经理助理。中建的经理助理待遇仅略次于副经理,而且这个职务通常意味着晋升前的过渡。这次来的陈助理虽说资历不深,但极有可能是内定的主管二分市场和技术开发的钱副经理的接班人。

助理来的这天晚上,周渠让郑微在鸿宾楼设了三桌,与全公司中层以上负责人一起为陈助理和新来的几个技术人员接风洗尘。郑微忙上忙下地招呼,周渠走到她身边低声说:“你怎么脸色那么难看。等下过去敬陈助理一杯,以后工作中你们接触的机会还很多。”

郑微点头,端了个小酒杯就朝另一桌众人环绕的中心走去。郑微笑吟吟地双手举杯,“陈助理,我敬您一杯,今后的工作中争取向您多多学习。”“大家都是同事了,郑秘书你不用太客气。”“我先干为敬。”陈助理也干完了杯中的酒,他脸上有淡淡的红,眼神依旧清明。

“我听说陈助理是G大毕业的?那不就跟我们郑秘书是校友了?”有人问道。他点头,“说起来我们还是一个学院的。”“那你们应该见过吧。”郑微笑着说:“也许是见过的,只不过后来忘记了。”

晚上,回到宿舍,韦少宜和何奕已经结婚搬走了,整间宿舍更显空荡,不过这也好,至少她坐在自己房间的墙角号啕大哭,没有人会敲她的门,她不必对谁微笑,不必理会任何人。

陈孝正的办公室就在经理办公室隔壁,郑微坐在面朝门口的办公桌前,时常可以听见他开门或关门的声音。办公室的几个小姑娘都特别迷他,哪怕他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个好好相处的人,凡是与他相关的事情,她们总是特别踊跃。

郑微却是尽量避免一切单独跟他相处的机会,然而一个是经理助理,一个是秘书,工作中的接触在所难免。她记得她第一次敲开他办公室的门,将一份文件递给他过目。他说了请进,她推开门的手却不听使唤地犹疑。“陈助理,周经理让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您过目,如果没问题的话请您在上面签字。”

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把玩着手中的签字笔,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终于他看完了最后一页,在助理签字的一栏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你替我对周经理说,我会督促技术开发部按照他的要求尽快办理。”“好的,您放心。”“等等。郑秘书,你忘了你的签字笔。”“陈助理您记错了,我来的时候没有带笔。”她不能再留在原地,因为害怕下一秒,不听话的眼泪就会掉下来。

人当然是会成长的,棱角分明的陈孝正也学会了戴上面具为人处世。她只是寒心,当她顺手给二分下属公司经理冯德生递茶杯时,老家

伙嬉皮笑脸地在她手上摸了一把:“果然不是本地人,小郑你手上的皮肤比我们本地小姐要好上许多。”

郑微又窘又怒,当即抽手,茶杯落地,热水溅得满地都是。“冯经理,我敬您是领导,何必做这样不堪的事?”冯德生觉得脸上挂不住:“不过开个玩笑,小姑娘脾气不小,难道只有你领导摸得?我当年做项目经理时,周渠还是个小技术员。别说我没怎么样,就是教你一点儿规矩,周渠也不敢说什么。”郑微浑身的血往上涌,眼泪直打转,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孝正,却见他低头敛目,神色漠然。郑微觉得如坠冰窖,刚才的怒火都寸凉透。她什么也没说,夺门而出。

次日,陈孝正的内线电话打到郑微办公室,“郑秘书,我急着要去年项目部的工程档案,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今天他们都在总部培训,我有钥匙,来给您开门。”她急忙帮他打开资料室的门,找出他要的资料。

“您要的东西在这儿,麻烦您在出具证明上签个字。”他站在狭窄过道的尽头等待。郑微经过时,低头说了声“借过。”她等了几秒,发现他纹丝不动。

“我不会放过他。”他突兀而急速地说。郑微笑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口气里强作镇定的焦虑让郑微几乎错觉,站在她面前的还是当初那个吵架后生涩求和的男孩。

“你还是生气了?”“怎么会呢,陈助理。”“别陈助理陈助理的。”“等到您的任命下来,我会叫您陈副经理。”“微微,别这样。”

三年了,她终于再度听到熟悉的声音喊出这个名字,恍若一梦。“陈孝正,我们还能怎么样?”

这时,周渠突然走进来,有些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怎么了,有什么事?”“没事经理,我在帮陈助理找些资料。”

陆徵祥和培德冲破阻力结了婚

历史人物

胡心鼎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陆徵祥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重彩的传奇人物:他是第一个冒着杀头危险剪掉辫子的大清官员,并率先支持孙中山,领衔通电要求清朝皇帝逊位。但在袁世凯醉心于当皇帝的春秋大梦时,他却顺从袁氏淫威,参与、支持了封建复辟活动。他曾担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和最后签字人,但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合法权益,最后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愤然挂冠辞职……

[上期回顾]

一个偶然的机会,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结识了比利时姑娘培德。培德对陆徵祥一见钟情,陆徵祥对眼前的姑娘也颇有好感。两人很快开始恋爱了。

陆徵祥与培德不动声色地热恋着。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陆徵祥认为有必要将自己恋爱的喜讯告诉一直牵肠挂肚的父亲。他在征得女友同意后写信告诉了远在上海的父亲。

当陆云峰得知儿子已觅到红颜知己时,非常高兴,然而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未来的儿媳竟是洋婆子。虽然他同欧洲的牧师有过接触,但对欧洲的女性还不甚了解,更不知道这位洋婆子未来能否与儿子和睦相处、白头偕老。再者,培德的年龄比儿子大很多,似有不妥,按照中国老理儿,“男可大一轮,女不可大一岁”。

老人越来越觉得这桩婚事不大妥当,于是提笔给儿子回信,劝儿子慎重考虑,以不谈为妙。陆徵祥接到父亲的回信,觉得父亲的顾虑太多了,于是马上回信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解释。陆云峰这才打消了疑虑,不以儿子举动为非,只求上天默佑。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父这关算是通过了,可培德的父母和亲友知道后都反对,说什么“博斐家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个大清国的人?”“大清国的人是东亚病夫,从陆徵祥的扮相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清国民穷国弱,有什么值得爱的!”

培德耐着性子,给父母和亲友一一解释,才获得默许。陆徵祥一直坚信西方社会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社会,培德小姐不会因这些关爱的反对声而放弃自己的选择。他们俩热恋如初,但没想到,一股更大的压力在等待着他们。

大清国驻沙俄大使馆的许多同人甚至上司出于爱护与怜惜,纷纷向陆徵祥施压:有的劝他三思而行,就此罢手;有的好心提醒说:“你如果再这样深爱下去,就要断送来之不易的外交生涯,又怎能对得起你

远在上海的父亲?”有的上司见劝说无用便威胁他说:“你如果固执己见,就不能继续在大使馆工作!你自己好好想想吧!”陆徵祥回答得更加干脆:“我早就想好了,我的行李已经卷起来了,马上就可以走人!”

见陆徵祥不肯退让,公使馆的同僚和上司倒先软了下来,因为他们不愿看到这位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与外国女士通婚而离开,再说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急需陆徵祥这样精通多门外语的人才。为了转圜僵局,公使馆做出规定:“陆徵祥可以和培德小姐结婚,但不能在公使馆完婚,培德女士婚后不能以陆徵祥夫人的身份参加使馆的任何外事活动。”

公使许景澄倒是善解人意,知道陆徵祥对培德是一片痴情,而且陆徵祥一旦认定的事,绝不会因人言而轻易改变。这正是陆徵祥做人做事有坚强意志的表现,也是他本人多年对陆徵祥的教诲和期许。既然陆徵祥已下定决心与培德结为连理,与其迫其放弃,不如成其好事。许景澄一言九鼎,陆徵祥与培德的异国之恋终成正果,从此珠联璧合,鸿鹄双飞,像艳丽玫瑰的花萼一样绽放出丰富多彩的人生。

由于培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决定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时间是1899年2月12日,地点选在圣彼得堡圣卡特琳娜大教堂,拉克郎热大主教主持祈神降福弥撒。

这一天,圣卡特琳娜大教堂热闹非凡,培德小姐身披雪白婚纱,像天仙一样,娇媚无比;陆徵祥一身官服,头戴一顶黑绒无檐圆帽,帽下隐藏的盘发令许多外国人感到好笑而有趣。这桩中西结合的恋爱史,一时之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除了使馆的同僚、上司出席婚礼外,许多教友也前来观礼祝福。由

于相隔遥远,双方父母均未能出席见证。不过,陆徵祥的父亲很早就从上海寄来了充满喜悦与祝福的贺信。培德小姐的父亲虽因公务在身,未能前来牵手爱女,亲自把女儿交给自己的乘龙快婿,并说些托付与祝福的话,但事先已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厚礼。

婚礼的所有程式全由拉克郎热大主教全权代理,这位经验丰富的拉克郎热大主教,把应做的一切都做得锦上添花,令在场的来宾一饱眼福,使新婚伉俪终身难忘。

当天的圣卡特琳娜大教堂,点缀一新,正前方左右两排硕大的管风琴传出巴赫美妙的《b小调弥撒曲》,为婚礼营造了浪漫的氛围。西方天主教堂、基督教会举办婚礼大多比较肃穆喜庆,不像中国的婚礼那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打趣逗哏、入洞房、闹洞房,折腾三天三夜。婚礼结束时,新婚伉俪在嘉宾和教友的掌声中欢迎拉克郎热大主教从祭坛上走下来。大主教走到陆徵祥面前,拉着他的手,似乎说了些什么。随后,全场嘉宾和教友簇拥着新郎新娘走出教堂,各自散去。

新婚燕尔,幸福美好,两颗欢快的心灵和两个美好的灵魂,终于结合在了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婚后,陆徵祥继续在驻俄总领馆任职,培德仍然在教会学校教书。按照现代的说法,他们是“双职工”。

培德虽出身高贵,但表现出和一般女人不同的修养与贤惠。回到家里,她心中只有陆徵祥,生活上,体贴入微,三餐饮食、四季衣着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事业上,全力支持丈夫的公务,陆徵祥在婚后八年里参加所有外事活动时她都毫无怨言地一个人留在家里;陆徵祥身居要职时,她从不借此炫耀。身为比利时高级军官的千金,培德深知服务国家

的价值与尊严,更明白自己的双重国籍和外交官夫人的敏感身份,说话行事从不越雷池一步。只有当陆徵祥遇到外交难题或烦恼之事同她私下商讨时,她才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但绝不指手画脚。

陆徵祥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长随久爱的人生伴侣,一个善解人意、从不纠缠于平庸细节并忠实履行义务的知己。他一直用“品德高尚”来评价自己的夫人,并且信任相依;对其持家和处理公务方面所表现出的精明能干和负责精神,更是由衷地敬佩和放心。

每天下班,陆徵祥总要一边品尝夫人精心烹制的可口西餐,一边和夫人谈论一天的感受,或洗耳恭听夫人的呢喃细语,或谈谈个人见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始终没有生育一个孩子。陆徵祥曾非常遗憾地说:“我曾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始终没有让我们享有抚养子女的天伦之乐。”对此,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徐世昌曾用“鹏图扶上九万里,鸿渐相庄十五年”的题词来赞赏这对恩爱夫妇,康有为曾用“琰才鸿案如宾朋,宋子齐姜合种良”的条幅来形容挚友陆徵祥的跨国恋。

康有为的这副对联源于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国王齐桓公的女儿齐姜和晋国公子重耳的爱情。齐姜和逃亡中的重耳结婚后,重耳贪恋温柔富贵,忘记自己肩负的重任。齐姜设计,让重耳离开自己重归故国。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最强的霸主。重耳做了国君后,感念齐姜对他的千般爱万种好,于是派遣一支庞大的迎亲队伍,以花轿墨车开道,把齐姜接回身边。